

青年海評論

元仲魁

第六十六期 目錄

「七九」的回顧和今後革命事業的動向……………澄

人生的愁悶……………崑崙飛熊李爾森

中國文獻之厄運（續）……………頑石

鷄換子……………李自奮

各縣巡迴宣傳視察隊日記（五十）……………盧澄

「七九」的回顧和今後革命事業的動向

澄

距今九週年以前的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，為本黨國民革命軍在廣東督師北伐之日，本黨之所以能奠定國民革命基礎，掃盪軍閥逆氣，統一中華民國，臻於今日之盛。不得不歸功是日為原動力，在國民革命史上，實佔有燦爛光榮不可磨滅的地位，所以全國上下，每年是日，均有一番盛大之紀念會。吾人在回顧「七九」意義之時，不得不溯及「七九」以前之革命事略，暨所以蓄成督師北伐之客觀條件，同時追往思來，質求今後未竟革命事業之動向，茲分述其事如下：

（一）「七九」以前之革命事略——清末政綱不修，內憂外患，迭乘紛起；本黨總理孫先生，痛國事之日非，民族危機之迫，乃糾集同志，從事革命運動。民國紀元前十八年，乘中日作戰時機，赴檀創興中會，以富國強兵為旨，中日戰後，遂有廣州之第一次起義，終以實力薄弱，慘遭失敗。從此脫離居英，完成三民主義，往來英美

日各國，在海外遙遙領導革命事業，吸收國外青年，及長江閩粵一帶會黨，擴大與中會。斯時國內之革命行動，前仆後繼，而基礎亦遂日益擴展。

民國紀元前七年七月，總理自美至日，日本留學生三千餘人歡迎於富士樓，乃合與中會，華興會，光復會等，合組中國同盟會。推孫先生為總理，其革命四大政綱之內，有恢復中華，建立民國，平均地權三款，實具有三民主義之含義，當時革命對象，為腐敗不堪之滿清政府，衆志成城，一意推戴總理，故有辛亥革命之成功。

民國成立以後，同盟會由秘密的革命團體，一變而為公開的政治團體。一般慕利爭權者，紛紛加入，偽黨員，反多深身引退，其熱心政治者，或另組政黨，或離縱失人信仰，蓋以當時同盟會中大多數之政治主張，僅以滿清為革命對象，未曾認識三民主義之重要性，以故滿清推翻之後，革命精神，頓形減退。雖有宋教仁拉攏各派，合組同盟黨，擁總理為理事長之舉，然總理以其團體已喪失革命精神，始終不願積極參與其事。嗣後袁逆竊國，暗殺宋教仁，危害國民革命，釀成二次革命，無如衆志不一，領導乏人，實力不充，終於失敗。俾袁逆得苟延殘喘。

斯時總理鑒於國民黨份子複雜，意見紛歧，毫無革命精神，深知如欲重興革命大業，非恢復革命精神不可。乃率同志赴日，於民國三年七月八日，在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宣誓加盟，從此革命精神，復行振作，見之於行動者，

有陳英士之上海舉義，蔡松坡之雲南起義，各省相繼響應，卒於民國五年六月六日，致袁逆於死命。

袁逆死後，革命黨精神復漸消失，黨的行動，每若未能一致，於是北洋軍閥，轉得乘機執柄，殘民以逞，雖有護法之役，只以黨內份子，認識不真，意志不堅，指揮不一，難與素具雄厚實力之北洋系相抗衡，加以意志動搖者，間有投降北洋軍閥之不肖行動，職是而使北洋軍閥，轉得維持其殘餘之封建勢力，延至民國八年十月十日，總理以國外黨部立案關係，正式宣告，改中華革命黨的中國國民黨。但終因缺乏強固組織，不能發生力量，叛黨之徒，反得乘間肆虐，致有十一年陳逆炯明之變，自遭陳逆變亂之後，總理益留心於改進黨務，乃於十二年元旦發表宣言，宣示改進黨制，繼復鑒於經年奮鬥之失敗原因，多由黨的組織未曾嚴密，而且無真正黨軍，作為黨的武力，在同

年十一月發表改組宣言，並委林森等九人為臨時執行委員，舉辦登記，着手各級黨部之組織。遂於十三年一月二十日，在廣州開辦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每省代表六人，半由總理指派，半由黨員選舉，改組基業，於此告成，而國民革命之偉業，從此啓發新生命矣。當時之措施，值得吾人記錄者，厥為黨的刷新精神與書埔軍校之創辦。蓋總理依積年革命之經驗，始有一番新的設施與新的氣象也。

本黨自改組以後，革命精神，既有一刷新，而革命軍

事之基幹人材，又籍黃埔軍校之培養而日臻擴張，自是本黨同志，對於三民主義之需要性日益認識，卒賴其力，漸次剪滅陳炯明及楊劉等內部諸逆，從此無內顧憂，得專心致力於削除革命初步對象北洋軍閥之計劃，乃於十五年七月九日誓師北伐，任蔣委員長為總司令，是為本黨開始作削除國內軍閥之第一步行動，歸納上列之策略，可以證明總理非經歷長久革命之歷史，缺無十三年之改組，非遭受過去騷擾悍卒之叛變，決無黃埔軍校之創辦，若無黨的改組與軍校之創辦，決不能收獲「七九」誓師北伐的偉績，更談不到能有今日國民革命之成功，所以吾人在「七九」的心願中，應知革命之成功，當以革命精神為依歸，而革命精神之能否奮發，則更常以同志們之認識程度為判斷也。

(二)「七九」以後國內外之情形——本黨同志，既經改組以後之積年訓練，咸知實現三民主義，挽救國家民族之危機，第一步必須剷除與帝國主義勾結之軍閥，及侵略中國之帝國主義者，第二步必須實行訓政建設，以期實現三民主義之社會與國家，第三步然後可以扶助世界弱小民族，使其脫離帝國主義鎖鏈，而底於自由平等之地位，在此政策與對象，認識清楚以後，革命軍與黨內同志勇敢之精神，百倍於無主義無目的之尋常隊伍，所以革命軍之基本部隊，雖僅七軍，而在北伐以後，所至勢如破竹，不三電遂統一中國，其成功之速且偉，實為中國史上所僅見。

但在今日之中國，吾人所不能已於言者，自北伐軍統一中國以後，國內外之各帝國主義者，以中國國民革命事業初步成功而日益猜忌，加緊其侵略手段，例如日本哈取東北四省以後，尚延長其侵略於河北察東，而我國無力與之抗爭，忍辱暫避，國內則黨政分立，北伐以前之輿氣漸失，十三年以前頹唐：萎靡；散漫：複雜：騷擾……等等現象，逐漸復活，一切措施，常使黨內同志，黨外同胞，抱失望之觀念，吾人不得不就個人觀察所得，尋繹其根源與救濟之方，分述其事如下：

1. 收容份子過濫——本黨自十六年清黨，十七年重新舉行登記以來，歷年以本黨既為公開的政黨，所有一切投機份子，均乘時參加登記，至有以取得黨證為權收工作敲門磚之口號，加以執行登記者，亦不略細加審別考察，以至數量雖然激增，而質量之統計，則遠不如前，近年各地征求預備黨員者，為表現工作成績起見，常犯拉夫式之通病，因此不但黨的精神減退，而反動派及殘餘的封建勢力，亦至於滲入本黨，時為黨務之梗，從此現代中國國民黨的病症，在頹唐；萎靡；散漫；複雜；騷擾……之外，且增加一重傾軋與糾紛矣。

其次就政治而論，更是奇詭萬狀，大有如此官場之感，在平日耳聞之所得者，所謂，用革命方式要錢，用變樣手段賣官，貪污之程度，較前更酷，其餘如包庇任私：虛榮勢利：拍馬吹牛：不懂不通：昏庸老朽：拿錢不做

事，掛名招搖等現象，更是應有盡有，究其原因，大都由於革命事業發展過速，曾受黨訓練之人材，不敷於用，不得不暫時延擱，濫竽充數，是亦以收容過濫四字可以籠統包括之。

我們應當認識國民革命之基礎，固以整個民族和全國民衆為對象，但是國民革命之幹部，則當以質量為標準，所為質量之含義，並非單純的學識問題，更應注意到品格問題，因為黨內之黨員以及政府機關之政治工作人員，其對於國家之關係，實如軍隊中之士兵，假使軍隊中所招之兵，不論老弱殘廢，土匪竊盜，一律吸收，這種隊伍，還可能發生什麼力量，所以就我個人觀察，現在中國黨政的收容份子過濫，實在是第一點最大的錯誤。

2. 訓練不嚴——黨員和政治工作人員，既等於軍隊之士兵，訓練工作，當然為收容以後最重要的工作，軍隊不加訓練，則不能發生戰鬥力，黨員和政治工作人員不加訓練，更不能擔任鬥爭責任，何況在收容過濫的弊端發生之後，更需要有嚴格的訓練去救濟牠，否則不但整個團體，永遠不能進步，而且害羣之馬，傳染之菌，影響蔓延甚速，其結果非至整個斷送不止。

我們在訓練一項而言，政府機關，素無此例，姑不必說，就黨部本身和附屬黨部的民衆團體而論，那一樣曾有經過嚴格的訓練，據在各地留心考察的結果，很多的民衆團體只有幾塊空招牌和幾幾個空頭委員，在選舉會開過以

後，掛着空招牌的團體，裏面，連個鬼影都找不到。自然談不到工作的表現，所謂黨部者，黨員大會不是召集不起來，就是委員們事情忙，懶得召集，至於實地訓練，更是因為人財兩乏，根本還談不到，還能講得到領導去革命麼？這種收而不練，養而不教的錯誤，可以說是本黨自誤誤人。

3. 執行紀律不力——其次為補助組織訓練之缺點者，則為紀律問題。紀律為制裁一般越軌行動之有效辦法，工作之督促和秩序的維持，都是依賴紀律做鞭策和樊籬，所以無論軍隊政府機關，都應重視紀律問題，尤其是現代質量不充實和缺乏訓練的國民黨戰士，更應嚴格執行紀律，彌補一切的缺點。所謂責人先責己的意思，可是年來本黨紀律問題，因環境問題，日就廢弛，凡屬有地位有背景的人，均可解脫於紀律制裁之外，所有一切蠅營狗走，作奸犯科，和陽奉陰違的現象，到處迭出不窮，以此而為革命事業，則甚人均可高談革命矣，所以散漫，敷衍的毛病，處處可以使人痛心。

4. 認識不清，信仰不堅——此種象徵，在政治團體沒有公開以前，是免不掉的病症，但是在今日已經公開很久的本黨，竟有此種現象，實足使吾人感覺缺憾，我們在檢查此種病態之來源，實與上列三款有連帶關係，這種因果定律，任何人均能明瞭其癥結，現姑毋庸贅述，至其所發現之象徵，對於本黨革命的使命與階段，不能有深刻

之認識，因是而鑒於本黨訓政建設工作，限於環境，未曾遵照原定計劃，依次實現，而乃對於本黨主義政策，在信仰上發生動搖，其危險實屬異常嚴重。

歐內外現狀而論，不景氣之現象，如外交上之蒙恥受辱，國防之空虛，國內共匪之擾亂，農村經濟之沒落，與夫實業之不振，均為目前嚴重問題，然根究其線索，則當以上列四款為演變之積因，故亦不另詳列。

(三)吾人應有之認識——自「七九」誓師北伐以來，本黨同志，因與惡環境奮鬥而犧牲者，不下八萬餘人，始有今日本黨統一之局面，吾人繼承此頭顱熱血所結晶之歷史，應思如何發揚光大，以盡我後死者之職責，始能以仰對先烈，此為吾人所應認識而自勉者一也。

國民革命之事業，在北伐告終以後，只能謂為底成掃除軍閥之第一階段，如以為軍事結束，即為革命成功，因而懈怠其努力，實屬完全錯誤，吾人應知國命革命之事業，隨時代之變化而求進步與擴展，可謂永遠無完全成功之時期，亦即永遠無停止努力之一日，幸勿謂統一國內以後，即為革命成功，從此放棄革命黨人之責任，則使本黨之革命，落於前代朝代更易之窠臼，故步自封，以致成為時代潮流之淘汰者，此吾人之所應認識而避免者二也。

現有我國，外有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得步進步，加緊侵略，內有共匪肆虐，餘孽未盡，國難頻仍，危急萬狀，尚賴於吾黨同志，認清敵人對象與之作誓死奮鬥，然後可以衝破此國難之環境，而挽救國家民族之厄運，如再萎靡不振

則誤國誤己，殊足以喪失革命黨員之人格，將何以對北伐犧牲之同志，是所望於共同認識覺悟者二也。

革命事業之成敗，常以黨內份子之意志為依歸，自總理逝世以後，本黨同志，因賴失領導中心，因而意志紛歧，派別蓬起，陷於民元二年國民黨之景象，是為不可諱言之事實，吾人應知內患不足憂，外患不足懼，可懼可患者，為內部意志不能統一，使革命力量，分散不能集中，因此而知欲使革命事業之擴展，必須有革命之領袖，指揮戰士，方能成功，按之國內外過去革命行動之事業，均可引為例證，而自稱為黨員及革命戰士者，猶當服從領袖，信仰領袖，然後可以復興黨之命運，解脫散漫之危機，是所望共同認識遵守者四也。

(四)今後革命之新動向——綜上論列，依個人觀察之所得，今後革命事業之推動方式，確有改善更張之必要，姑舉一見之得，列舉以為同志同胞共同研究之資料：

(1) 確定黨的行動方針——本黨既以闡揚總理遺教，完成國民革命為職志，自當以實現本黨政綱政策，為終身事業，但年來因黨內意見紛歧之故，常有曲解誤解總理遺教，標奇立異，號召黨員，遂至一般認識不清者，常感迷離徬徨，無所適從，是故確定黨的行動方針，為目前最大之要政，茲就吾個人所能見及者，過去因為忽略同志間之個人行動，時常影響及於整個黨的行動，而同時由時局之擾攘，無暇顧及國民經濟問題，以致黨力日就微薄，內不足以促進同志努力之觀念，外不足以統制，力抵抗外侮，蔣委員長有見於是，故首創新生活運動，以為

同志同胞生活遵守之規律，再倡國民經濟建設運動，作為國家政治之方針，名言卓見，洞悉時事之癥結，故自提倡以來，全國聞風景從，證之環境之需要與全國上下之趨向，可以斷定本黨今後行動之方針，必以新生活運動鞏固國家，建設國民經濟，培養國力，然後可以挽救頹風而轉振國家民族之命運。

(2) 改變黨的制度——吾人既知本黨今日之精神已遠遜於「七九」北伐時代，更應知黨的精神和黨的制度，常成為不可分析之密切關係，近來因黨內精神渙散，同志漸覺黨內制度，有改變最近組織之必要，因而民主與獨裁之爭論，囂然塵上，據個人所觀察之結果，現在中國之環境，為一國難嚴重之非常時期，本黨之同志與全國之同胞，在智力上，太多數尚無參與政權之資格，若驟然實行放任主義之民主制度，是無異遺棄自立之孩童，蹈風濤險惡之湖洲，其不遭沒頂之災者幾希，將何以垂本黨為國家民族保姆之職責，總理曾囑示吾人，訓政時期為一黨治時期，是其意義，即謂未能臻及憲政階段時，決不能放棄黨的專政責任，由此更足推證在本黨精神未健全以前，決不能放棄領袖獨裁制度，引證近年事實，本黨因黨民主之美名而蹈散漫不緊張之實質者，更僕難數，窮則通，通則變，所以嗣後黨制之動向，非趨於領袖獨裁制不可。

(3) 嚴密黨的組織，集合中心力量——黨的勢力發展，雖不能忽視數量，而尤當重視質量，如果專重數量，濫收並取，則等於無粘性之散沙，前文曾已敘及，其病

源之由來，因過去均忽視建立中心力量，關於黨的組織，非常寬鬆，以致雖有組織，實等於無，所以鬥爭力量，異常薄弱，欲救此病，非吸收黨內外優秀份子，集合中心力量，嚴密黨的組織不可。

(4) 森嚴紀律，加緊訓練——紀律與訓練，為增加質量之工具，亦曾任前文中敘及之，本黨為要求黨內質量之增加，與訓政工作之擴展，自當以森嚴紀律，加緊訓練為前提，亦為治理國家，維系民族前途必然之趨勢。

北伐之意義與目的，在於消滅革命對象，適應時代之需要，吾人如欲繼續北伐之精神，完成革命事業，自當認清革命路線，作為努力之方針，東亞風雲，瞬息萬變，決不容吾人蹉跎踴後於歧途也。

二十四年七月九日於西甯

人生的愁悶

崑崙飛熊李爾森

蒼茫的雲和慘霧，蒙罩着恐怖的宇宙，飄颻的狂風愁縷，一絲絲拉出人世的苦悶，風吹透了我的心，霧迷昏了我的眼，一利那的清醒感覺，只有增加了我的惆悵！淒涼的社會，薰蒸得人們發昏。渺茫的前途，眼見到是奇險的風波，柔弱的綿羊，不知不覺地惶然寒戰，欲哭無聲，只有潛潛地下淚，悽惶！恐惶！支配了一生的心靈。

爲着自身和大衆的出路，急急忙忙地跑，在這漆黑無光的道上，曲曲折折的體撞，崎嶇蹣跚的環境，時常碰傷了前進者的鼻尖，殷紅的血水，溼透了純潔的熱腸！

四週沉沉的死氣，附和在這些行尸走肉身上，大搖大擺地耍着威風，摧殘盡牛意的曙光，衰老！陳腐！充滿了慘苦的悲傷。

我支撐不住和惡環境奮鬥的滴血，我耐受不了腐氣襲人的嘔吐，疲乏之神，光顧了我的倦體，呻吟和嘆嗟，若斷若續的襲擊我的睡魔。

如此人生，鬼哭神號的變調，遮函我在荒漠上驚惶麻木的兩腿，我不出歸宿的前途燈塔和星旗，竟指點不出一線的光明，這哀怨的孤鴻，就在這環境中做了犧牲者。

中國文獻之厄運

頑石

現在我們再從唐書藝文志，宋史藝文志等書所著錄者，抄出幾段來，以見由唐至宋以來經籍存亡的大概情形。

唐代藏書之盛，莫盛於元。貞觀中，魏徵、虞世南、顏師古，繼爲秘書監，請購天下書，選五品以上子孫工

爲書者手繕寫，藏於內庫，以官人掌之。元宗命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爲修讀書使，與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褚遂良等，會幸東都，乃於乾元殿東序檢校，無量建

購御書以宰相宋瑋，蘇延、如真觀故事。又借民間異本傳錄。及還京師，遷書東宮麗正殿，置修書院於著作院

。其後大明宮，光順門外，東都明福門外，皆創集賢書院，學士通籍出入。既而太府日給蜀都麻紙三千零，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九丸。歲給河間，豐城，清河，博平，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材。西都各聚書四部，以甲乙丙丁爲次，列經史子集四庫。其本有正有副，軸帶帙籤，皆異色以別之。當時其計圖書爲七萬三千七百一十五卷，而唐代學者自撰之書籍，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七卷，可謂盛矣！然安史之亂，西京淪陷，宮殿焚燬，尺簡不存！

代宗時，元載爲相，奏以千錢購書一卷，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。至文宗時，亂草侍講，進言經籍未備，因詔秘閣搜採，於是四庫之書復完，分藏於十二庫。黃巢之亂，存者蓋少。昭宗播遷，京城制置使孫惟晟，斂書本館寓教坊於秘閣，有紹遠其書。命監察御史章昌範等諸道求購，及徙洛陽，蕩無遺。

論者謂歷代之書籍，莫厄於秦，莫富於隋唐，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，而唐之藏書，開元最盛，爲卷八萬有奇，其間唐人所自爲書，幾三萬卷，則傷書之傳者，至是蓋亦鮮矣。

五代干戈相尋，海內鼎沸，斯民不得見詩書禮樂之化。周世宗顯德中，始有經籍刻板，書者無筆札之勞，獲觀古人之全書。然亂離以來，編帙散佚，幸而見存者，百一二。後唐莊宗同光中，募民獻書及三百卷，授以官銜。其選調之官，每百卷減一選，明宗天成中，使督官郎中庚

傳美訪圖書于蜀，得九朝寶錄及雜書千餘卷而已。後與三年始令國子監校訂九經雕印賣之。至漢隱帝乾佑中，禮部司徒調請開獻書之籍。凡儒學之士，衣冠舊族，自以三館亡書來者，計其卷帙，賜之金帛，數多者授以官職。時雖亂，後，官於轉徙，書籍罕存，詔：鮮有應者。周世宗以史官書籍尚少，銳意求訪，凡獻書者，悉加優賜，以誘致之；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，乃選常參官三十人，校讎刊正，令於卷末著其名銜焉。自諸國分據，皆聚典籍，惟吳蜀為多，而江左頗為精真，亦多修述。容齋隨筆謂「國初乘五季亂離之後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，宜其於蕩無子遺。然太平與國中編次御覽，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，其綱目並載於首卷，而雜書古詩賦，又不及具錄，以今考之，無傳者十之七八矣」。是則承平百七十年，翻不若極亂之世矣。此五代五十餘年間典籍存亡之大略也。

宋初有書萬餘卷，其後削平諸國，收其圖籍，及下詔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以實之，又分三館書萬餘卷，別為書庫，曰曰祕庫。開成，親幸觀書賜從臣及直館宴，又命近習侍衛之臣，縱觀羣書。真宗時，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，置禁中之龍圖閣，及後苑之太清樓，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，又以祕閣地隘，分內藏西部以廣之。其右文之意，亦云至矣。已而王宮火延及崇文祕閣，書多煨燼，其燼存者，遷于右掖門外，謂之崇文外院。命重寫書籍，澤官詳覆校勘，常以參知政事一人節之，書成歸于太清樓。仁宗既初作崇文院，命翰林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，依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目，書凡二萬六百九十六卷。神宗改

官制，遂廢館職，以崇文院為祕書省祕閣，經籍圖書，以祕書郎主之，編輯校定，正其脫誤，則主於校書郎。徽宗時更崇文總目之號為祕書總目，詔購求士民藏書，其有所祕未見之書，足備觀采者，仍命以官。且以三館書多逸遺，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為名，設官總理，募工繕寫，一置宜和殿，一置太清樓，一置祕閣，自熙寧以來，搜訪補輯，至是為盛矣。

迨夫靖康之難，而宜和館之儲，蕩然靡遺。高宗移蹕臨安，乃建祕書省於國史院之右，搜訪遺缺，屢優貢獻之儕，於是血方之藏，稍稍復出，而館閣編輯，日益以富矣。當時類次書目，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。至寧宗時續書目，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二卷，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。自是而後，迄於終祚，國步艱難，軍旅之事，日不暇給，而君臣上下，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為務，大而朝廷，微而草野，其所製作講說，紀述賦詠，動成卷帙，參而數之，有非前代之所及也，雖其間瓠裂大道，疣贅聖謨，幽怪恍惚，瑣碎支離，有所不免，然而瓊瑜相形，雅鄭各趣，警如萬脈歸海，四瀆可分；繁星麗夫、五緯可織。求約于博，則要有存焉。

(未完)

鷄換子

李自奮

媽的，這忘八新院子修得透新鮮，我長大了也沒見過，北面是一排九間樓，窗子上，一色玻璃鏡，太陽照在玻璃上發光，刺人眼睛痛。霍耀南老子娘誰不知道是窮光蛋，媽的這家業明一把暗一把，都是這老鳥龜從我們身上剝削的

背盒子槍兒的那小夥子出來了，知道我們要見老五，就問我們要片子，透新鮮的，我鷄換子壓根兒就沒要過那個排場。老二就在院子裏喊，老五，老五喊了聲：「請進來！」我們就進了屋子，老五坐在方桌邊喝蛋湯，左邊是霍耀南，斜着眼兒看我們。

我一屁股坐在老五對面椅子上，老五坐了官，就發福哪，臉上紅撲撲的長了一堆肉，見了我們就掏出烟捲兒讓，情形就不像我打前天見的面像。

「應當我先來拜望老哥們，偏是公家飯不好吃，一件事不妥，就受上司責斥挨打，扣餉，重了吃衛生丸，……老五臉上做了勁，媽的，你不要把人當傻子，誰知道你這是打官話兒，我真說了「聲」唔。」

「還是做莊稼漢好，媽的，當大兵沒一些兒自由，比如下鄉辦事，更是麻煩透了，而軟了學上司責罰，辦事認真點兒，就怨聲載道。」

我鷄換子飯吃大的，你張着嘴兒我就見你心肝，你一見面就伸腿兒佔地步，我可沒那麼癆，我一肚子火，想發作幾句，話到嘴邊裏我又收回來，我攔着他三個走，老五聽我們要走拉，我們吃了飯去，老忘八平常瞧不起我們，這一來，可一句話：

在這裏吃早飯。

吃早飯，媽的，誰敢吃忘八的飯，我鷄換子就不稀罕，老忘八出去催飯，我就問老五：

好漢子那還不敢欺，我們寬有賄，債有主，區長吃

了你的身價，你跟區長鬧，我兄弟就是活口，老尹跑了，我們跟着找，找不着，我們頂一個補名子」。老五眉毛一縷，半天吐出了那麼一句話兒：

「這看吧！」

看，看，看你媽的屁，我知道這鬼崽子變了心，我不出的氣往上沖，「老五！我們從前是一根硬漢子，到處打不平，偏你當了兵就變樣兒。……」

「你真冤屈，老人！我們常兵的，上司遣差，概不由己，如今公事公辦，辦不對，求老哥們指教。」

「你別「貓哭耗子」，做假勁兒，你看我地方近來多苦；大家鬧着飢荒，這些兒挨餓的人也有你爹；也有你媽；也有你兄弟，你還忍心吃他們身上的肉！」

「我就沒心。」

霍家要開飯哪，又是肉又是酒，擺滿桌子，我一氣就出了門，老五拉我們同吃，吃你媽的屁，我鷄換子就沒吃過飯，老三跟我是一股子牛勁兒，頭不回跑出了門。

事情不出我鷄換子所料，當天老忘八叫齊了閻位，鄰長，議事——分派兵銀，我村裏就沒一個有主機的，平常說大話，山也會塌下了，見了霍老頭子就不敢出大氣兒，日頭落，爹來了，騎牲坑上不住的吁氣，我知道爹脾氣，在氣頭問不出一句好話，我就出了門找老三，打問消息。

恰巧老忘八上了城，巷口碰着八爺，一見面就讓進人

區長找人家又派兵款，僱去的兵沒到一月就逃了，

長着腿子。誰能綁着。委員下一趟鄉，又是酒又是肉的繳上拾塊八塊，區長給我們攤百二八十，這年成人比狗賤，種田作生意都不行，……都不行。……

我就問八爺：「大家沒個主顧嗎？……」

「拿什麼主義，誰說話誰遭殃，區長就給你多寫十塊，這年成人比狗賤……人比狗賤，虧得我心大，不然，會愁死，……會愁死。」

「愁，沒用！八爺我們幹！」

「幹！我們拿啥幹？」

「我們就用這個」我舉起兩個拳頭。

「笑話，笑話，你的拳頭有啥用？你不是楚霸王，楚霸王氣力能拔山，也叫韓信逼死了，這是天命。百姓應遭劫……你知道百姓應該遭劫！」

「我不信楚霸王有多能！我們合夥兒的不文一個楚霸王？」……

楚霸王力量能拔山，……八爺的話

「那麼等着死？」

「不，不，劫運盡了好日子會來這是循環……現在是百姓應該遭劫連……」

「劫運幾時能盡，誰能等住？」

「有，總會有一天。」

我沒心情聽八爺的話，跑到王寡婦酒舖裏喝燒酒，酒舖裏今晚有不少的人，大家都恐懼，訴苦，算賬。……

前一次我着了八塊，把牛賣給區長，如今東西都賣完了只丟一條命。……」皮匠戴彬說。

「我山上的地賣了八十四，除過了上次兵銀，只剩了十五塊，夏衣還沒換，箱櫃裏還有三升麵，六月天怕不餓餓了腸子……何馨香又是說着苦。

還有更慘的哪，朱大頭交兵銀，借了區長二十塊，區長逼得緊，就把二斗地賣給靳大爺，帶着錢逃了，他老婆帶着三個孩子到處討飯，出了鄉有三個月，也不知道死活？……余四輩說話像講故事。

「……」

「得了，得了！你們光會學老婆兒訴苦，大家不想個法子，大家的眼睛着我雞換下。」

「我們跟老忘八算賬」，我又來一句。

「有理！有理！……」老六叫酒精燒紅了臉，喊出這麼一句。

「上團的兵，老忘八吃了千八，賬，我們要算清楚！」

「老忘八幹這活，不怕絕子滅孫，真是缺德」，何馨香又是一句。

「還有誰會賴他吃了四百石，……四百石，……」

「皮匠戴彬像記起了一件舊賬。」

「多！……多！……這樣他吃我們的太多，他的家業是我們打夥兒的血，現在我們一天一天的變成了窮光蛋！」

「算賬！算賬！」大家的聲音……」

「算賬，我們算賬，不對打這個老忘八。」我大聲喊着。第二天吃早飯，大家一古腦兒湧進了霍家的門，都是一夥年青的，老三從城上趕回來，樂的一夜沒睡覺，我倆兒是頭兒。

「反了！反了！你們這一夥幹嗎？」老忘八伸斥着。「幹嗎？大清早起，這些兒不懂王化的野人！」老五披着衣服站在當院裏罵大家，背後是帶盒子槍的小夥子：

「算賬，我們算賬，區長！」一聲聲叫。算賬，算賬，算你媽的屁賬！我姓霍的吃了你們錢，有天在上頭……」

區長！你別假裝懵懂。上一回的兵銀，你吃了千八；還有糞糟，四百石……你吸盡了我們的血，吃盡了我們的肉，今天，我們打夥兒要算賬！」我氣黃了臉，聲音有些啞。

「老大，你別血口噴人，你還年青着，你知道頭上有天，……」老忘八看風色不對，就轉了口氣。

「老三，你也別跟這一夥胡塗虫瞎鬧，區長不是那樣的。」老五拿勸老二：

「老五，你不要發財迷心，你得了老驢多少，就替他護短，你不要剛吃飽肚皮，就忘記一處挨餓的人，再說話，我姓虎的就打你。」老三罵老五，

「打！打！打！」大家亂叫着，背盒子炮的小夥子嚇

黃了臉，往房裏竄：我進前就抓住了老忘八的腦袋，老王八一聲兒沒叫出口，老一拳頭就在臉上一下。

血，從嘴裏，鼻子裏，往下淌。

亂麻般聲音，婆娘大聲號哭。

大家的脚，拳頭，一陣暴雨般的落在老忘八身上，老王八叫着像插了刀的豬，進門時候看見小白在廊底下拉着老三去找。

「我弟兄們禍闖大了，今天打個痛快，死，我們打夥兒死。」

「還有老五，賣了大家的兔崽子，找着得打死。」老三像瘋了的狼，從前院裏找到後院裏，再找到馬圈裏，不見老五小白的影子，槽頭沒了老五的馬。

「逃了！逃了！」我喊。

「便宜了這兔崽子！」老三跟着喊。

大門口湧上來了百人，秀才哥余鄉長學塾裏的師傅，還有我爹是頭兒，這一夥老頭子嚇黃了臉。

「你們這一夥……這一夥不要命的冒失鬼，……你們……你們闖下了天大的禍……天大的禍……天……你們……你們……我爹有聲沒氣的說，聲音抖着。

「你給我抓為頭的，這亂兒可鬧大了，我地方該遭難，喇嘛算定的。」秀才哥說。

「屁，喇嘛！我心裏笑，我雞揆子打得夠樂兒的，抓

執抓，殺頭不怕，再過三十年又是一個夥子。

「他兩個是頭兒。」小白指着我同老三。

「你媽的屁，小兔崽子老子們沒孤住你，打死你，忘八且你敢講話。」湧上了幾個人，抓住了我們。

不要抓，媽的，漢子做事漢子當，「誰像你這一夥軟蛋。」

「你……你……還……講……話……」爹抖着說。

「先給我紮起來，」秀才哥又命令着。

「紮，就紮……」我看爹嚇成那樣兒，心就軟了。

我們生就的傻心眼兒，一看周圍打夥兒來的人，都溜光了，只剩了我和老三。

「大叔！虎家伯！看怎麼辦？」秀才問倆兒的爹。

「他們犯了法，……就……照……法……辦……」

爹望着秀才哥的臉。

「媽的，怎麼辦就怎麼辦，別問我爹。」我心裏夠痛

快，沒一點兒怕。

「區長的傷輕，就算你們的造化，要是……要是……

……你倆兒就休想活，」秀才哥不說出那個「死」字。

「我們壓根兒就不想活，活着受罪，打死老忘八，我

們死，痛快！」老三說話夠有味兒。

「我忘了，我忘了，你們找五爺倍個話，五爺走了，

事情又出岔兒。」

「那別找，免崽子早逃了，」我得意裏有點缺欠的說

「走了，嚶！糟了！糟了！」秀才叫起來。

「糟了！跑掉那免崽子有什麼大不了的？橫豎殺，剛，都有，們，我氣沖沖的說。

「我知道你倆兒本領強，不強，還闖天大的禍，你知道老五鬼計多，心眼兒毒，這一次你們闖的禍，多虧，可不僅是你倆兒。」

「老五心眼兒毒，看吃了我，媽的，這機靈鬼早逃了，我們不死，刀尖兒上相見！」

大家抬了老忘八，就像一個死豬，臉，白布大掛兒全是血跡，這教我倆兒從毛根子裏覺着痛快。

日頭影子過了牆，大家商議好把我倆兒捆好放在學塾裏，派四個小夥子守着。

秀才的才義先看區長的傷勢輕重，再拿準兒，死了，稟官辦；活着等區長好了，處治我倆兒。

滿村子裏像着了瘟，大家攢着眉講這事，老頭兒怕事，把我倆兒當反叛待，年青點兒的，在我倆兒面前，高高的翹起大拇指，誇一聲：「硬漢子！」

夜裏朋友們都送來東西給我們吃，我心裏空空兒的，沒一星兒事，像做了一個怪夢，夠有味兒的。

以後老忘八並莫死，秀才每天同老忘八談，還有農會

會長……了，一次鄉，鄉長，閻長，鄉長，都在一塊兒，後來大家議定了：打壞了霍耀南，應該拿三百塊養傷，還要

把我倆兒吊一繩，打一頓屁股。

「滾他媽的，打了忘八，就要養傷，我們的不是肉！」我跟秀才說，我們不承認他們的辦法，打官司一塊兒打。

事情越來越壞，媽的，一陣火兒沒歇，又是一陣火兒；正是出事的第五天鬻午會，老五騎着馬來了，帶着八個大兵，槍，每人是一枝，這可把我爹嚇壞了，老忘八話就變了卦哪，他在老五前又是哭又是說的說了一夜。聽人請那一晚上老忘八就送老五兩包大煙土，我爹回會長，老五霍家的求情，老五只是冷笑兒。

全村子人都捏了一把汗！

那天老忘八到塾裏傳齊了人議事，我當着衆人罵老五。

「王家的！你做事別過伙兒，瞧着我們不死，跟們打總兒算賬！老五只是冷笑兒。」

「你看，諸位鄉親！我霍耀南打三十二歲辦公事到如今，在那裏不落個好兒，如今到了一把鬍子的時候，被人打了，今天求王老爺，會長，秉公辦理這一夥強盜，這一次我的家業全搶光了！東西搶了二百多件，錢是一千塊，這裏有失單，此外有王排長帶來的三百元，在客房裏也被他們搶掉了。」

「縣長，你積個德！打前天你就沒說失東西的話」虎家伯滿頭大汗的說。

「這個，確實沒有搶劫的情弊，……」耿八爺只說了

一句話。

「八爺，你老糊塗了！你說話要負責點，這裏面也有你的干係！」八爺嚇噤了口，一溜風就逃了。

姓王的這傢伙心夠毒，翻了臉就像閻王，三岔木棍子抬來了，還有幾包香，一捆子麻繩，我不知這香是什麼玩意兒，就心裏一跳，拿眼睛看老三，老三一聲兒不言語，臉上就沒了一點子怕勁兒。

「你們搶了的東西拿出來，交還霍縣長，這就沒事了」陳會長溫和地問。

「屁媽的屁，誰搶了他東西？昧天良的這忘八旦！」

「賊骨頭，不打不招。」站的大高兒的兵說，馬棒就在身上打，媽的，一抽就是一條血痕兒，我倆兒真是鐵漢子，咬着牙不嘔一聲。

「賊骨頭！下死勁兒打！」其餘的兵叫，爹，虎家伯都着在地，叩頭，我叫爹，爹不應。

「拿香來！拿香來！看他怎樣的個賊骨頭。」大個兒的兵說着，就扯去了我身上的衣服，兩個兵壓在地上，一包火紅的香，放在脊背上，只一股的臭味兒，身上像燒風子響，我就暈過去了，像走夢，一會兒睜開了眼睛，媽的跪了一地人，老五背上黑了幾塊兒，爬在地七竅，我想起來咬老五一口，我兩個胳膊教大兵抓着挺挺兒的。

我爹像瘋了，張着嘴只喘氣，臉上沒一絲兒血，像老

三。

小孩子們，女人們，捧着眼睛哭。

秀才哥叫我說句話兒求情，我一聲兒不言語。

「吊起來！」大兵拴了我指頭兒，老五坐在上面，臉

就像生鐵鑄的，大家的神色又發慌。

只一陣兒痛，從兩個指頭痛到心，我又暈過去了，再

醒來身子已盡在地上，渾身麻木着不覺一星兒痛，眼前是

黃澄澄的，地閃着，閃着，我又暈過去了。

媽的，第三次醒來眼前變了景兒，我睡在二叔家牀上

，老秦守着我。渾身像一萬個針尖兒戳着，過了幾天，我

問老秦：「我爹好？」

「大伯病着……」老秦說話有些兒噎，媽的天氣熱

，爛肉上生了蛆，臭的真難挨，老秦每天用洋人藥水洗，

一月，兩月，我能走了，從鬼門關，我龜換子又跪回來

咧！

身子硬梆了，我去看爹，我的房子，地，媽的，這一

來可把我的心痛壞了！爹在我被打的第八天就死了，房子

，地，都賠了老忘八，我跪到爹墳上，死命的哭了一場，

一個人冷清清的搬在土地祠住。

那一天的半夜裏，老三提着一個小包裏來到土地祠。

「我們又有命了……」我倆兒臉對臉兒傻笑，老三

行李裏取出一把刀，明晃晃的放在地板上。

我明白了老三的意思。

我又想起了我媽生我的時候，恐怕養不活，就殺了一隻雞，算是換了我的命。——所以我小名兒叫雞換子，我的生命和雞一樣輕重嗎？死了我爹纔是這樣的，我雞換子就不然。

在黑洞洞的夜裏，我倆手拉手兒出了門。

在黑洞洞的夜裏，我倆手拉手兒出了門。

各縣巡迴視察隊日記

(五十一)

盧澄

正擬出發時，仙美寺派其管家前來致歡迎意。乃留與敘談，並挽其入席共餐，餐後，管家先辭去。余等亦遂發黃田莊，楊翁老與勃發，策馬隨行，固辭不獲，聽之，一行十騎，浩蕩馳驅，鄉人咸駐足而觀，以私心揣測，若輩或係未明余等真相，故不禁駭詫耳！同行十八中，猶以楊翁精神最興奮，據鞍顧盼，矍鑠驍騁，北人善騎，至是不得不使余落後與感，沿北山麓向東行，躡乾河溝，溝水至夏乾涸，故有是名，五里，泉溝台，居民五十餘家，回教徒佔三分之二，該村小學校長陳垣邦及教員丁長慶率該校學生十九人，列隊迎候於二里以外，下騎致勞後，復上騎過該校小憩，校址假關帝廟，離村里許，房舍均仍其舊，有教室一，佔三間，廚房二，各佔一間，教員宿舍一，佔二間，該村父老五十餘人，均集該校門迎候。入校略詢辦理情形，略謂鄉間苦於經費與師資。只得將就支撐，學生家屬對於派遣子弟入學，有如支差，能明理歡迎教育者，極

爲小數。又當寒假時期，大多畏寒回家，停止上學，現有學生十人，分三級，在一教室授課，衣服甚單，戰慄甚可憐，一一撫摩慰唁，苦於語言不通，強半不能答，惟眼珠轉動注視，表示已接受余等憐愛心而已，經費教員全年八十元，由村人分攤，校長爲義務職，參觀學，遂招集願入黨者，填表攝影，得二十人，既由范同志宣講征求黨員之意義及兒童求學之重要性，略謂民衆欲求解除自身之痛苦及增進生活之幸福，必須修養智慧及養成精誠團結之習慣，求學爲增進智慧之階梯，入黨爲練習團結之步驟，視察員盧同志等不辭寒凍跋涉，來茲窮鄉僻壤，蓋受命於黨，輸送幸福於諸位的叔兄弟，希望大家一致接受，勿負盧同志等之厚意云云。聽者皆對余等表示感激態度，竭誠留宿，余等以計在繁張工作稍准茶點，即固辭東行，楊翁亦辭歸，一聲珍別，分道揚標。

又東行，十里，新太莊，居民五十餘家有回教促進會小學一所，學生三十餘人，分三班，成立於民國二十一年，因馬師長熱心教育，故窮鄉僻壤，亦舉辦小學，由是推進，則將來青省教育之普及，必能在西北各省中首屈一指。鄉長陳某出迎，遂憩其家，稍准茶點，即又商討征求黨員工作，由陳鄉長介紹，得願入黨者五人，因每片只能攝四人，尚餘一人，囑其於明晨至孔家莊補照，正欲啓行，建設局長張價卿趕至，寒暄畢，重入座稍准茶點，又控騎出發，鄉長尚留不獲，甚現解望意，行時天漸陰黑，且起風，知將雨雪，櫛風冒雪，尚爲余平生所視爲趣事，在此短

促行程中，更不足阻余勇氣也。

東北行，冒雪前進，踏俄博溝，碎玉遮蔽眼簾，模糊不辨野景，雪粘馬蹄，愈走愈厚，遲遲不前，上山行，五里，上尖溝，居民僅十餘戶，散居山中，鄉長孔某，遮道迎門候，控轡邀留宿，時風愈甚而雪愈密，前行已不能辨途徑，且盛情難却，遂止步，入門茶點畢，雪益加大，乃決下榻，孔局長昭典，預備明日在該村工作事，冒雪先辭去，晚飯後，積雪深三尺許，礙余散步興，與張價卿等圍談故事，是日共行十五里。

張價卿短壯精悍，爲齊源望族，富於資財，好俠善騎射，馬廷驥之亂，所過恣意劫掠，殺人如麻，幾有三歲孩童，聞名不敢夜啼之概，其過齊源時，未肆殺掠，實價卿等與該縣回教徒相處甚厚，有以緩其淫威也，可見伊任其地各地之殘忍行爲，或居民有以激成之也。馬廷驥及馬仲英等過境時，價卿聚族東遷，固守莊固寺，故得保全甚多，班崗寺僧，亦因之與張結厚交。凡有事，咸聽命。此次工作差解圓滿者，實伊之助力居多也。

伊復言齊地盛產熊，熊喜性食狍利以其體多脂肪也，（狍利形似鼠，大者長尺餘，肥而顛頂，頸短耳小，尾長三寸許，毛作黃褐色，門齒甚發達，喜嚼草木根幹，善掘土，聚類穴居，爲啮齒類動物，若攜歸東南以示人，必驚爲所未曾見之大鼠，其皮毛能祛腳部風溼症，每張僅值二三毛，獵取之者，多以取油爲目的，其皮則分運西寧及甘涼一帶銷售，蒙藏同胞，頗喜烤食其肉，）其值得狍利聚居地點後，

以前掌握土探穴，常戶截其去路，無術逃避，探獲之後，挾之腋下，繼續探覓，凡有所得，均以腋下為拘留所，在此一轉換時期中，臂腋一鬆，前者乘隙而遁，此後者繼續被挾，羅掘既窮其類，探腋以求果腹，則僅餘最後一狍利，其餘皆已鴻飛杳杳，故熊雖貪得無厭，而狍利仍得藉其愚得兩保全族類，熊既恃狍利為糧，故亦豐富脂肪，故食熊掌者，每以泥厚裹其掌，置火中久烹，以油盡為度，然後煮食，否則熊掌之味，不惟不見其美，食之自有性命憂，熊皮亦善解寒溼，臥雪地者，多以之為墊，熊掌每一副（四隻）售洋壹元，熊皮每張售洋卅餘元，熊性只知前進，不詳左右拐灣，故獵熊者，必採取側擊策略，姑免受熊真，故熊雖凶猛，仍以其蠢而常受制於人。余等聆其言，津津有味，不知不覺之中，將睡醒出境，復變詢問其他情形，據談：藏民習慣，不受民法拘束，如有犯竊盜殺人罪者，官吏雖依律逮捕，亦毋從弋獲，蓋因藏人不欲受法律之支配，對於罪犯者，雖明知亦不言不獻，案之過急，則仍願舉族破產為其贖罪，或舉族逃亡以避罪，斷不肯罪人受法律裁判。藏人記仇之心，特別濃厚，雖十世不肯忘，故其高曾祖考為人所害者，雖事過人口，亦必設法寬其仇人之子孫而甘心焉，因此常有無頭命案，無從知其因果，訴訟以賄為先，嘗傳有某縣長，秉性清廉，一介不肯苟取，藏人某納五十金，託其理冤抑事，縣長謝不敢受，藏人望望而去，從此彼此相傳，皆譏縣長胆怯，不足理民事，相聚說事，訴訟者，咸自此不入縣府，辦事亦漸形棘

手，而該縣長卒以是而去職。所謂藏人重視駱駝，而藏人重視牛馬，黃河南藏人之強悍者，每乘冬季河水冰凍時，結隊渡河剽劫蒙人畜牧，惟駱駝則恙云，蒙番與漢人交易，漢人每欺其智識不能辨升斗，嘗作輕重大小秤斗以愚，近年因屢次受賂過甚，業已覺悟，交易時自攜秤斗，以免受愚，蒙藏皆信仰佛教，二族聚居之地，均有喇嘛寺，寺主為活佛，相傳死後有轉生之說，寺中喇嘛，相率往覓其降生地，既獲至三四歲之時，延之居寺，實則內中黑幕重重，均非事實，活佛可用金錢運動而致，操大權為管家，活佛僅擁虛名，管家之狡猾者，見活佛年長而思收回大權，常設法置活佛於死，以遂其把持大權之私慾。最後又謂寧源年來皮毛業漸凋零，以故金融枯窘，省鈔在該縣流通者，經常不過二千餘元之譜，自寧源至西甯汽車路，因阻於達坂，未能通車，交通至不便，其預定通車大道，在黃田莊南渡河，聚談至十二時始就寢，供余筆記之資料下鮮。

出版者：

青海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

青海評論社

價目每本二分

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出版